



冬牧

◎陈顺源

姨父和他的桃园酒厂

◎陶建兵

不知不觉,转眼姨父去世近二十年了。

姨父大名阮昌米,有点年纪的桃园人都认识他。小时候听姨妈喊姨父:“昌米,昌米,好吃饭了。”觉得这个名字很奇怪,名字中有“米”字,当时,如要吃一大碗白米饭,还真不容易。后面才知道,姨父按辈分,在阮家按家谱所排字派“昌”字取,昌与“仓”同音,昌米寓意“仓中有米”,一生吃喝不愁。

我曾在姨妈家看到一册厚厚的线装家谱,封面已经残破,里面夹着鞋样子,洁白的宣纸,黑色的栏格,繁体竖排,好多字我不认识。墨字的黑,映衬着宣纸的白,更加黑白分明。翻之温软柔和,轻若无物,我第一次见到如此漂亮的纸张。这本老谱,不知是否阮家的,后来便没有看到。姨父一生虽没有大富大贵,像他这样年纪的人,经历过历次的运动,却没有吃过太多的苦,大半生顺风顺水,基本吃喝不愁,也是不易。

小时候,姨父家庭条件还不错,新中国成立后,他读过中学,便到乡里做事,从我记事起,他便是桃园酒厂厂长,听说此前做过生产队队长。他一点架子没有,似乎从没听他训过人。我们村的队长不同,虽是本家爷爷辈,但一直板着脸,让人望而生畏。

桃园酒厂设在夏庄桥河南东边,紧靠南北大河,河向南接东司马港,向北接万桥村龙游河的拐弯处,酒厂酿酒用的高粱、装酒的酒坛子、玻璃酒瓶、包装好的成品高粱白酒,都是通过东边的大河运出去的。

记得一年冬天,我刚放寒假,晚上住在姨妈家。年前酒厂煮酒,姨父带我过去看出酒。酒厂离他家只有两格田远,几分钟便到,远远便闻见酒糟的浓香。进入车间,里面热气腾腾,一群人穿着单衣在酒灶前忙碌,浓郁的酒香与暖气瞬间便把我包围。我好奇地打量车间的一切,地面塑胶纸上,堆着一座座小山似的煮熟发酵的高粱。车间办公室旁边,是一排排细底细口大肚子的陶制酒坛。酒坛下面纤细,越往上越粗,如醉汉般头重脚轻,摇摇欲

坠,非常滑稽的样子。车间中央是一个直径三四米的大灶,大锅上架着高高的蒸笼,灶内柴火熊熊,两人多高的蒸笼上热气蒸腾,弥漫整个车间。

忽然,有一个师傅大喊一声:“出酒了。”蒸笼下部插着一个短竹筒,竹筒里缓缓流出一线清亮亮的白酒,带着笼里的热气,车间顿时酒香扑鼻。竹筒下面是一个大酒缸。于是师傅随手拿一粗瓷酒碗,接了半碗酒,自己抿一口,品味好半天,终于长吁一口气,说了声:“好酒!”又随手递给周围的其他人品尝。传到姨父手上,他抿了一口,把酒碗递给在一旁呆看的我,说:“你也尝一口。”我接过来喝了一大口,如一团火焰从喉咙口奔涌而下,喝进口的不是传说中的美酒佳酿,分明是一团游动的火苗。我自然不敢再喝第二口,不一会儿,便脸红如关公,心跳得咚咚作响。竹筒的酒流渐大,如欢快的山泉,从蒸笼内汩汩而出。红红的高粱却酿出清澈的酒水,如山泉般清冽的酒水,入口却是性如火,其间奥秘,让当时的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桃园酒厂出品的白酒的名字便叫高粱酒,白玻璃酒瓶,一斤装。酒瓶上贴着酒的商标,上面是宋体美术字:高粱酒,商标主体图案是一穗沉甸甸的,弯着头的红高粱,下面是桃园酒厂的名字与电话,至今记忆犹新。

20世纪80年代后期,酒厂因为规模太小,市场竞争激烈,效益一年不如一年,生产渐渐停下来。后来改为经营各种酒类,拿别的酒厂酿造的酒来卖,沿路的酒厂门市部,对外专卖白酒、黄酒和散装酒。再后来,酒厂门市部又改为百货店,南面一间改为布店,经营布料,除棉布外,化纤布已开始上市。姨父主要时间便在店里工作,负责店里日常经营管理,店里生意还不错。

20世纪90年代后,大小超市渐渐兴起,百货店的生意越来越不好,店里后来只剩下姨父一个人坚守。店门口土路上的各种车辆渐渐多起来,摩托车喇叭声此起彼伏,偶尔,做建筑和医疗器械的老板的小汽车从门前疾驰而过,扬起一阵灰尘,经久不散。木

柜台上、货架上积起厚厚的灰尘。店里的商品品种越来越少,布店也关掉了。世纪之交前后,姨父也终于关掉小店,转租给其他人,回家安心养老去了。

从我记事起,姨父便喜欢手捧着一只白铜的水烟袋。他长年吸水烟,很少看到他吸纸烟。放下烟袋,他便端起他的搪瓷茶杯,喝着浓浓的茶水。茶叶在茶杯内足有一半,他一天只喝这一杯茶,从早喝到晚,茶由淡变浓,再由浓变淡,晚上临睡前倒去,茶杯里面已看不到原来的颜色,

在我的记忆里,他一直瘦瘦高高的,从来没有胖过,看上去弱不禁风,却一年四季不生什么病。晚年,因多年吸烟,他开始时常咳嗽。六十多岁那年,他喉咙忽然不适,立即去医院检查,片子出来,已是食道癌中后期。

去平潮肿瘤医院,肿瘤位置不好,无法做手术,确定保守治疗。几个月后,几个疗程的照光下来,他的身体迅速衰弱。他是明白人,知道一切已无可挽回,他镇静地安排后事,他手上余下一些与姨妈养老的钱,不想把这些钱全部送进医院,最后人财两空,他说他走后,一定要留些钱给姨妈养老。

治疗后,恢复一段时间,改善营养,他感觉好一些,甚至萌生时机成熟时,想冒险做下手术的愿望。求生的本能让他对现代医学仍抱一线希望,希望自己能创造生命的奇迹,他下决心戒掉烟,瘦弱的脸上有了点笑容。

但奇迹终是没有发生,两年后,他旧病复发,我们接他来我家,他已不大能吃东西,喝点汤,不想说话,病魔彻底把他击倒了,几个月后,他便去世了,才勉强70岁。走时他已骨瘦如柴,曾经高高的姨父,变得那么轻那么小,让我简直不敢相信。生命便是这样的轮回,短短几十年,便复归尘土。

姨父的坟在他家门口的东南边,紧靠那条与酒厂相连的南北河,河里运过他购买的高粱、酿造的烧酒,可惜,近四十年之后,曾经的酒厂早已拆去,他的酒厂,他生产的高粱酒,现在连一只旧空酒瓶也找不到了。

圩角冬韵

◎林炳堂



“朝来暮去星霜换,阴惨阳舒气序牵”。冬至过后,就进入了真正的寒冬了。随着“小大两寒”的临近,我家附近的圩角河,冬天的韵味便愈来愈浓了,周边的环境变得有些色调深沉,透露出阵阵寒意。

清晨,清冽冽的河水平静如镜,河边的草地上铺上厚厚一层霜,洁白如雪,亮丽如银。不远处的树木,叶子掉落干净,只有几个鸟窝直愣愣挂在上面。在白霜映衬下,一切显得很安静。忽然,河边泛起轻轻的涟漪,打破了水面的平静。举目一看,草丛中钻出几只野鸭,在水中自由游弋。还有些比野鸭小的,本地人叫它“游葫芦”的,也跟着游了出来。“游葫芦”特别灵活,游着游着,忽然头往水里一扎,瞬间变得无影无踪,到好远处才冒出头来,抖抖羽毛,又游弋起来。不一会又扎入水中,大概是在寻觅食物吧。

河两岸的树木,在寒风中变得多彩而肃穆。那一排高高耸立的杉树,原先绿色的叶子变成了咖啡色,落叶在树下铺上厚厚一层,捡起一看,那叶子就像一根根羽毛,小巧而精致。原来这杉树就叫落羽杉。好形象的名字啊!那些婀娜多姿的柳树,已叶落枝残,全无昔日的风韵,但残留在枝上的叶片,变成了淡淡的鹅黄色,倒有一番新的韵味。往前走不远,忽然被点滴红色所吸引。岸边的一排石楠,不畏寒冷,顶着寒风长出一簇簇新叶,新长出的叶子是红色的,与绿色的老叶相间,给灰色的冬天带来些许光亮色。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是那些高大的雪松,舒枝展叶,郁郁葱葱。一棵棵像不畏严寒的勇士,守护着圩角河。它的青枝绿叶,给人们带来春的气息。

太阳慢慢升起,雾气渐渐消散,阳光从树梢掠过,温和地铺洒在河面上,映出万道光芒。这情景正如宋代诗人杨万里所描述的那样:“日光半破风微度,时作高林落果声。”在暖阳的照耀下,树林里响起叽叽喳喳的鸟叫声,随后,鸟儿飞出树林,在枝头跳跃着,然后三五成群,飞向楼顶,享受阳光的温暖。这时,河面上飞来几只鸥鸟,展开洁白的羽毛,在上空盘旋,时而俯冲而下,贴着水面;时而腾空而起,飞向高空。在阳光的照耀下,河水中偶尔响起鱼儿跃动的水花。饥肠辘辘的鸥鸟注意着水中的动静,瞅准机会猎获美食。

随着太阳的升高,河岸边活跃起来。晨练者三五结伴,往返于河边人行道。有的戴着耳塞,边走边听“全国新闻报摘节目”:有的手机里播放着戏曲,边走边跟着哼唱。河边的健身场上,更是热闹异常。人们攀扶着运动器械,进行各种健身活动,相互谈论着国内外的大事以及发生在身边的新闻,气氛热烈。

迎着太阳,一些垂钓爱好者举着钓竿,寻找合适的位置,发挥各自的钓技,从水中寻找乐趣。鱼儿在钓钩上跳跃,引得晨练者停下脚步,观赏一番,同为钓者欢欣。

岸边的各种活动,很快打破圩角河的静寂,透过寒冬,展露生机和活力。只见路边的木槿树上,已鼓起一个个嫩包包,有的已见叶芽透出,它们冲破寒冬的桎梏,酝酿着春天的美妙。“一冬天气如春暖,昨日街头卖杏花”。走过冬天,繁花似锦的大好春光就不远了。